



類經

卷二十

卷一十

卷十

論治類

氣味類

標本類

十武9
905
10



門 305
卷 10



類經十卷

張介賓類註

松井家藏

標本類

六氣標本所從不同

素問至真要
大論〇一

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

六氣者風寒暑
濕火燥天之令

也。標。末也。本。原也。猶樹木之有根枝也。分言則根枝異形。合言之則標出乎本。〇此篇當與六微旨大論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之義。參看詳運氣類第六。

岐伯曰氣

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

類經十卷 標本類

願卒聞之。

不從標本者。從中氣也。

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

六氣少陽為相火。是少陽從火而化。故火為本。少陽為標。太陰為濕土。是太陰從濕而化。故濕為本。太陰為標。二氣之標本同。故經病之化皆從乎本。

標。少陰為君火。從熱而化。故熱為本。少陰為標。是陰從乎陽也。太陽為寒水。從寒而化。故寒為本。太陽為標。是陽從乎陰也。二氣之標本異。故經病之化或從乎標。或從乎本。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

陽明為燥金。從燥而化。故燥為本。陽明為標。厥陰為風木。從風而化。故風為本。厥陰為標。但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故以太陰為中氣。而金從濕土之化。厥陰與少陽為表裏。故以少陽為中氣。而木從相火之化。是皆從乎中也。○詳義。

見圖翼三卷。上中下本標中氣圖解。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也。

六氣之及。皆能為病。病之化生。必有所因。故或從乎本。或從乎標。或從乎中氣。知其所從。則治無失矣。

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

謂脈之陰陽。必病不應而相反。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者。診當何如也。

陽皆然。

陽病見陽脈。脈至而從也。若浮洪滑大。便非真陽之候。不可誤認。為陽。凡諸陽證得此者。似陽非陽。皆然也。故有為假熱。有為格陽等證。此脈病也。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之為反也。

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陰病見陰脈脈至而從矣若雖細小而按

之鼓甚有力者此則似陰非陰也凡諸陰病而得此有為假寒有為格陰表裏異形所以為反凡此相反者皆標本不同也如陰脈而陽證本陰標陽也陽脈而陰證本陽標陰也故治病當必求其本

病有標本取有逆順素問至真要大論

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

有從取而得者百病之生於本標中氣者義見前篇中氣中見之氣也如少陽

厥陰互為中氣陽明太陰互為中氣太陽少陰互為中氣以其相為表裏故其氣互通也取求也病生於本者必求其本而治之病生於標者必求其標而治之病生於中氣者必求中氣而治之或生於標或生於本者必或標或本而治之取有標本治有逆從以寒治熱治真熱也以熱治寒治真寒也是為逆取以熱治熱治假熱也以寒治寒治假寒也是為從取逆從義詳論也
治類
第四 逆正順也若順逆也而病熱而治以寒病寒而治以熱於病似逆而治以寒於病若順於治為反故曰若順逆也
本論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是亦此意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知

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
 以言診。足以亂經。而用運用也。殆危也。正行執中
 疑問以資惑亂也。不有真見焉。能及此。錯亂經常在不知其本耳。故大要曰。麤
 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
 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麤土。淺輩也。嘻嘻自得。貌安。謂道之易知。故見
標之陽。輒從火治。假熱未除。真寒復起。雖陰陽
之氣若同。而變見之形則異。即如甲乙同為木
化而甲陽乙陰。一六同為水數。而一陽六陰。何
非同氣異形者。麤土昧此。未有不迷亂者矣。
 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

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
 調。明知勝復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要而博。小
天地之運氣。人身之疾病。變化無窮。無不有標
本在也。如三陰三陽。皆由六氣所化。故六氣為
本。三陰三陽為標。知標本勝復之化。則氣可令
調。而天之道畢矣。然疾病之或生於本。或生於
標。或生於中氣。凡病所從生。即皆本也。夫本者
一而已矣。故知其要則一言而終。不知其要則
流散無窮也。
 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

素問至真要
 大論〇三

帝曰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
病之先受者為本病之後變者為標生於本者言受病之原根生於標者言目前之多變也

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
方謂病有標本但反求其所致之本則見在之標病可得其陰陽表裏之的矣治有本末但反求其拔本之道則治標之運用可得其七方十劑之妙矣此無他亦必求於本之意

病有標本刺有逆從 素問標本病傳論○四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
逆者謂病其標病在標而刺其本從者病在本而刺其本而刺其本病在標而刺其標也 岐伯對曰凡

刺之方必別陰陽 陰陽二字所包者廣如經絡時令氣血疾病無所不在

前後相應逆從得施標本相移 取其前後應故或逆或從得施其法而在標在本可相移易矣 故曰有其在本而求

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 當從取者若此 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 當逆取者若此

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
得者有從取而得者各有所宜也 故知逆與從正行

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

既知標本逆從之道尚何疑問又何不當此甚言標本之不可不知也○當去聲

標本逆從治有先後

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本篇與此篇同

者不重載○五

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一者本也百者標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此標本逆從陰陽之道似乎淺近之言之雖易而實無能及者治反為逆治得為從此釋逆從為治之義得相得也猶言順也先病而後

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有因病而致血氣之逆者有因逆而致癩生之病者有因寒熱而生為病者有因病而生為寒熱者但治其所因之本原則後生之標病可不治而自愈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諸病皆先治本而惟中滿者先治其標蓋

以中滿為病。其邪在胃。胃者藏府之本也。胃滿則藥食之氣不能行。而藏府皆失其所。稟故先治此者。亦所以人有客氣。有同氣客氣者流行之常故曰客氣。同氣者。四時之主氣也。歲歲相同。故曰同氣。氣有不和。則客氣同氣。皆令人病矣。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無論客氣同先有他病。而後為小大不利者。亦先治其標。諸皆治本。此獨治標。蓋二便不通。乃危急之候。雖為標病。必先治之。此所謂急則治其標也。凡諸病而小大利者。皆當治本。無疑矣。愚按此篇標本之義。凡治本者。十九之八九。治標者。惟中滿及小大不利二者而已。蓋此二者。亦不過因其急而不得不先之也。又如陰陽應象大論曰。治病必先求於本。觀此必字。即中滿及小大不利二

證亦有急與不急之分。而先後乎其間者。此則聖人治本治標大義。可洞悉矣。奈何今之醫家多不知求本求標。孰緩孰急之道。以故治標者常八九。治本者無二三。且動稱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尚不知孰為可緩。孰為最急。顛倒錯認。舉手悞人。是未明此篇標本之真義耳。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此以病而言。標本也。如病發之氣有餘。則必侮及他藏。他氣而因本以傳標。故必先治其本。病發之氣不足。則必受他藏他氣之侮。而因標以謹察間傳本。故必先治其標。蓋亦治所從生也。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間者言病之淺甚者。言病

之重也。病淺者，可以兼治。故曰：并行。病甚者，難容雜亂。故曰：獨行。蓋治不精專，為法之大忌。故當加意以調之也。○一曰：病輕者，邪氣與元氣互為出入。故曰：并行。病甚者，邪專而肆，虛故曰：獨行。於義亦通。○問：夫聲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二便不利，皆為急證。故無論標本，即當先治。此一句當在前，小大不利之後，必古文脫簡。候入於此。○愚按：二便之治，小便尤難，但知氣化則能出矣之意，則大腸之血燥者，不在硝黃而膀胱之氣閉者，又豈在五苓之類。

類經十卷終

類經十一卷

張介賓類註

氣味類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

素問六節藏象論

附草 根樹皮說

帝曰：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
因氣合而有萬物之形，因形之變而有萬物之名，皆天地之運陰陽之化也。然萬物之廣孰少孰多，無

不有數欲詳知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

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天地廣

度量萬物衆多亦難盡悉請陳其方謂舉其要者言之耳草生五色五色之

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此

草言者木亦在其中矣青黃赤白黑五色之正

也然色有淺深間雜之異故五色之變不可勝

視酸辛甘苦鹹五味之正也然味有厚薄優劣

之殊故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即此五色五味之

變已不可窮而天地萬物嗜欲不同各有所通

不齊各有嗜欲聲色臭味性天食人以五氣地食

人以五味天以五氣食人者脾氣入肝焦氣入

地以五味食人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

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也清陽化氣出乎天濁

陰成味出乎地故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此

即天地之運陽陰之化而人形之所以成也

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

五氣入鼻由喉而藏於心肺以達五藏心氣充

則五色修明肺氣充則聲音彰蓋心主血故

華於面肺主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

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味入

而藏於腸胃藏五味以養五藏之氣而化生

是耳。而其所以成之者，則在於天之氣。地之味。氣味之切於用者，則在乎藥食之間。而巳。○愚按本篇，帝以天地陰陽之化為問，而伯獨以草為對。因發明五氣五味之理。觀者但謂其言草而不知人生所賴者，惟此。故特明其義，誠切重之也。余居京師，嘗治一薦紳之疾，愈巳七八。勢在將安，忽其契者，薦一偽誕庸流，以導引栽接稱長技，極口取譽，異要其功。且云彼醫藥者，雖為古法，然但可除輕淺之疾，療不死之病耳。至於存真接氣，固本固天，豈果草根樹皮之力所能及哉。病者忻服，信為神仙。自後凡見相候者，輒云近得神仙之術，幸脫沉疴。今賴為主，而以藥副之。余聞是言，殊為不卒。然竊計之，則又安忍以先聖之道為人之副。由是謝絕，不為加意。居無何，舊疾大作，遣人相延者，再四且急。余不得已，勉效馮婦之舉。既至，察其藥缺巳久，更劇

於前復為殫竭心力，僅獲保全。乃相問曰：向聞得導引之功，今則何以至此。彼根顏答曰：此固一說。然亦無可憑據。及病作而用之，則無濟於事。以今觀之，似不可與斯道爭先也。余因告之曰：醫祖三皇，其來尚矣。豈易言者哉。雖軒岐之教，初未嘗廢恬憺虛無，呼吸精氣之說。然而緩急之宜，各有所用。若於無事之時，因其固有而存之，養之，亦足為却病延年之助。此於修養之道，而有能及其妙者，固不可不知也。至於疾病既成，管衛既亂，欲舍醫藥而望其邪可除，元氣復則無是理也。亦猶亂世之甲兵，饑餓之糧餉，所必不可容巳者。即此藥也。孰謂草根樹皮果可輕視之哉。然余猶有說焉。按史氏曰：人生於寅，朱子曰：寅為木。夫寅屬三陽，木王之鄉也。而人生應之，其為屬木可知矣。至察養生之用，則瓊漿玉粒，何所生也。肥鮮甘脆，何所成也。高堂

廣廈安其居何所建也布帛衣裘溫其體何所製也然則草木之於人也服食居處皆不可以頃刻無也無則無生矣而人之屬木也果信然否第以穀食之氣味得草木之正藥餌之氣味得草木之偏得其正者每有所虧鍾其偏者常有勝以所勝而治所虧則致其中和而萬物育矣此藥餌之功用正所以應同聲求同氣又孰有更切於是而謂其可忽者哉是以至聖如神農不憚其毒而徧嘗以救蒸民者即此草根樹皮也何物在生敢妄肆口吻以欺聖人之道乎病者聞之曰至哉言也謹奉教矣言者聞之乃縮頸流汗而不敢面者許久焉余觀本篇之言知岐伯之意正亦在此

五穀五味其走其宜其禁

靈樞五味全〇二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其入五藏分別奈何

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

玉版篇曰胃者水穀氣血之海

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

氣味之正

者莫如水穀水穀入胃以養五藏故藏府者皆稟氣於胃而胃為五藏六府之本 五味

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

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

嗜欲不同各有所喜故五味之走亦各有先然既有所先必有所後而生克佐使五藏皆有相涉矣至真要大論言五味各有先入義與此同見論治類第七 穀氣津液已行

管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穀氣入於管衛

其糟粕之質降為便溺以次黃帝曰管衛之行

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

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管衛之道穀之精

於胃即中焦也而後至上下兩焦以溉五藏之

至也溉灌注也兩行言清者入管衛行脈中濁

者入衛衛行脈外故營主血而濡於其大氣之

搏而不行者積於胃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

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大氣宗氣也搏聚也循由

也氣海即上氣海一名膻

中居於膈上蓋人有二氣管氣出於中焦衛氣

出於下焦宗氣積於上焦出於肺由喉嚨而為

呼吸出入故曰氣海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

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

矣人之呼吸通天地之精氣以為吾身之真氣

故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然

天地之氣從吸而入穀食之氣從呼而出總計

出入大數則出者三分入止一分惟其出入

少故半日不食則穀化之氣衰一日不食則穀

化之氣少矣知氣為吾身之寶而得養氣之文

者可以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

盡言之五穀秬米苽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

氣味類

四

稗俗作稗。麻之麻也。大豆黃黑青白等豆均稱。大豆黍糯小米也。可以釀酒。北人呼為黃米。又曰黍子。此五穀之味。合五行者。○稗音庚。五菓棗甘李酸栗鹹杏苦。

桃辛。此五果之味。合五行者。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

辛。此五畜之味。合五行者。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

薤大豆葉也。薤野蒜也。爾雅翼曰。薤似韭。而無實。此五菜之味。合五行者。○薤音械。五色。

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

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此

色之合於。○脾病者宜食稗米飯牛肉棗葵。下此

言藏病所宜之味也。脾屬土。其入脾。故宜用此其物。心病者宜食麥羊肉。

杏薤。心屬火。苦入心。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

肉栗藿。大豆黃卷大豆芽也。腎屬水。鹹入腎。故宜用此鹹物。肝病者宜食

麻犬肉李韭。肝屬木。酸入肝。肺病者宜食黃黍

雞肉桃葱。肺屬金。辛入肺。故宜用此辛物。此上

氣篇之五入者。意同。皆用本。○五禁肝病禁辛

藏之味。以治本藏之病也。辛味屬金。能克肝木。此下五節。當與宜明

五氣篇。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等義。參看。心病

禁鹹。鹹味屬水。能克心火。脾病禁酸。酸味屬木。腎病禁甘。

甘味屬土。肺病禁苦。苦味屬火。能克腎水。○肝色青宜食

其。秠米飯。牛肉。棗。葵。皆甘。此下言藏氣所宜之

肝若急。急食甘以緩之。即此意也。此下五節仍與藏氣法時論後文相同。見疾病類一十四。

心色赤宜食酸。大肉。麻。李。韭。皆酸。藏氣法時論

食酸以收之。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啟

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腎為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爽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

乃行。胃行而脾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他藏不同。藏氣法時論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

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藏氣法時論曰。肺苦氣上逆。急

食苦以泄之。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藏

法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五味之走各有所病論全〇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

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

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

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余知其

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癢良中切。悅美本切。少俞答

曰酸入於胃其氣瀦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謂上中二焦也。瀦結不舒也。不出即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則

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絡約而

不通水道不行故癥。絡不分也。約束也。癥小水

兩焦弗能出入若留於胃中則為吞酸等疾若

胃中溫和不留則下注膀胱膀胱得酸則縮故

為癥也。○愚按陰陽別論有云女子胞者氣厥

論有云胞移熱於膀胱者五音五味篇有云衝

脉任脉皆起於胞中者凡此胞字皆音包乃以

子宮為言也蓋胞音有二而字則相同恐人難辨

故在本篇特加膀胱二字以明此非子宮正欲

辨其疑似耳奈何後人不解其意俱讀為包反

因經語遂認膀胱與胞為一物故在類纂則曰

膀胱者胞之室王安道則曰膀胱為津液之府

又有胞居膀胱之室之說甚屬不經夫脾即膀胱

疑膀胱即脾也焉得復有一物耶致資後學之

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陰者積

筋者宗筋之所聚也肝主筋其味酸故內為膀胱

之癥而外走肝經之筋也又宜明五氣篇曰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

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脉則

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

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
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血為水

屬水鹹與血相得故走注血脉若味過於鹹則血凝而結水液注之則津竭而渴然血脉必化於中焦故鹹入中焦而走血又宜明黃帝曰辛

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

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又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洞心透心若空

也營諸陽營養陽分也辛味屬陽故走上焦之氣分過於辛則開竅而散故為洞心為汗出又

宜明五氣篇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

人癢嘔何也少俞曰苦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

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人而復出知其走骨也苦味性堅而沉故走骨味過於苦則抑遏胃中陽氣不能運化

故五穀之氣不能勝之三焦之道閉而不通所以入而復出其變為嘔又如齒為骨之所終苦通於骨內不能受其氣復從口齒而出正因其走骨也又宜明五氣篇曰苦走骨骨病無多食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曰甘入於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於上焦而與穀留於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其性柔緩故其氣弱小不能至於上焦味過於甘則與穀氣留於胃中令人柔潤而緩久則甘從濕化致生諸蟲蟲動於胃甘緩於中心當悅矣悅悶也甘入脾脾主肉故甘走肉宜明五氣篇曰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類經十一卷終

類經十二卷

張介賓類註

論治類

治病必求於本素問陰陽應象大論〇一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

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凡天地萬物變化生殺神

明之道總不外乎陰陽之理故陰陽為萬事之本治病必求於本萬事

既皆本於陰陽而病機藥性脉息論治則最切於此故凡治病者在必求於本或本於陰或本

於陽求得其本然後可以施治。○此篇上下詳義已見陰陽類第一章本類復列首篇者蓋以治病之道所重在本故特表而冠之觀者當彼此互閱。○愚按本者原也始也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無非求本之道故黃帝曰治病必求於本孔子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此神聖心傳出乎一貫可見隨幾應變必不可忽於根本而於疾病尤所當先察得其本無餘義矣惟是本之一字合之則惟一分之則無窮所謂合之惟一者即本篇所謂陰陽也未有不明陰陽而能知事理者亦未有不明陰陽而能知疾病者此天地萬物之大本必不可不知也所謂分之無窮者有變必有象有象必有本凡事有必不可不顧者即本之所在也姑舉其畧曰死以生為本欲救其死勿傷其生邪以

正為本欲攻其邪必顧其正陰以陽為本陽存則生陽盡則死靜以動為本有動則活無動則止血以氣為本氣來則行氣去則凝證以脈為本脈吉則吉脈凶則凶先者後之本從此來者須從此去急者緩之本孰急可憂孰緩無慮內者外之本外實者何傷中敗者堪畏下者上之本滋苗者先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虛者實之本有餘者拔之無難不足者攻之何忍真者假之本淺陋者只知見在精妙者疑似獨明至若醫家之本在學力學力不到安能格物致知而尤忌者不畏難而自足病家之本在知醫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而尤忌者好雜用而自專凡此者雖未足以盡求本之妙而一偶三友從可類推總之求本之道無他也求勿傷其生而已列子曰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淮南子曰所以貴扁鵲者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

聖人者。知亂之所由起也。王應震曰。見痰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不發汗。有熱莫攻熱。喘生休耗氣。精遺不瀉泄。明得箇中趣。方是醫中傑。行醫不識氣。治法從何據。堪笑道中人。未到知音處。此真知本之言也。學者當知省之。○標本類第五。章義有所關。當與此篇互閱。

為治之道順而已矣

靈樞師傳 篇○二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

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順之為用。最是醫家肯綮。言不順則道不行。志不順則功不成。其有必不可順者。亦未有不因順以相成也。嗚呼。能卷舒於順不黃順之間者。非通變之士。有未足以與道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禮云。入國問禁。而此云問俗者。以五方風氣有殊。崇尚有異。聖人必因其所宜而為之治。故不曰禁而曰俗也。諱者忌也。人情有好惡之偏。詞

色有嫌疑之避。犯乏者取憎。取憎則不相合。故入家當問諱。禮者儀文也。交接有體。進止有度。失之者取輕。取輕則道不重。故上堂當問禮。便者相宜也。有居處之宜否。有動靜之宜否。有陰陽之宜否。有寒熱之宜否。有情性之宜否。有氣味之宜否。臨病人而失其宜。施治必相左矣。故必問病人之所便。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是皆取順之道也。

夫中熱消瘴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此下皆言治病

之所便也。中熱者。中有熱也。消瘴者。內熱為瘴。善饑渴而日消瘦也。凡熱在中則治便於寒。寒在中則治便於熱。是皆所以順病情也。○瘴音丹。又上去二聲。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消穀者。穀食易消也。懸心者。胃火上炎。心血被燬而懸懸不寧。

也。胃熱消穀。故令人善饑。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

臍以上者。胃與小腸之分也。故臍以上皮熱者。腸中亦熱也。出黃如糜者。以胃中濕熱之氣傳於小腸所致也。糜腐爛也。臍以下皮寒。胃中寒。上二節皆熱證。便寒之類。

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臍以下皮寒者。以

不能運化而為腹脹。腸中寒則陰氣留滯。不能泌別清濁而為腸鳴飧泄。是皆寒證。便熱之類。○飧音孫。水。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

上文言腸中寒者泄。而此言腸中熱者泄。所以有熱泄寒泄之不同。而熱泄謂之腸垢。寒泄謂之鶩。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饑。小腹痛脹。胃中熱則善消

穀故疾饑腸中寒則陰氣聚結不行故小腹切痛而脹上二節皆當因其寒熱而隨所宜以調之者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

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從欲輕

入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

便之奈何治之何先胃中熱者欲寒飲腸中寒者欲熱飲緩急之治當有先後而喜惡之欲難於兩從且以貴人多任性此順之所以難而治之當有法也○從縱同

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

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

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惡死樂生人所同也故以死生之情動之則好惡之性未有不可移者是即前註所謂處順不順之間而因順相成之意○前惡字去聲後惡字平聲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

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此言一定之法有難以順其私欲而可為假借者故特舉標本之治以言其槩耳如春夏之氣達於外則病亦在外外者內之標故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斂於內則病亦在內內者外之本故先治其本後治其標一日春夏發生宜先養氣以治標秋冬收藏宜先固精以治本亦通

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便其相逆者謂於不可順之中而復有不

可順之中而復有不

可順之中而復有不

可順之中而復有不

可順之中而復有不

可順之中而復有不

可順之中而復有不

可順之中而復有不

得不委曲以便其情者也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凄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也此言必不得已而欲便病人之情者於便之中而但欲得其當也即如飲食衣服之類法不宜寒而彼欲寒但可令其微寒而勿使至於凄愴法不宜熱而彼欲熱者但可令其微熱而勿使至於汗出又如飲食之欲熱者亦不宜灼灼之過欲寒者亦不滄滄之甚寒熱適其中和則元氣得以執持邪僻無由而致是即用順之道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故曰夫惟順而已矣○愴音創悽愴寒甚凄涼之貌滄音

倉寒也僻音匹不正之謂

治有緩急方有奇偶

素問至真要大論○三

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五運六氣各有太過不及故曰氣有多少人之疾病必隨氣而為盛衰故治之緩急方之大小亦必隨其輕重而有要約也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為故也歲有司夫在泉則氣有高下經有藏府上下則病有遠近在裏曰中在表曰外緩者治直輕急者治宜重也適其至所為故言大要必及於病至之所而務得其以然之故也大要

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

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君二之

二誤也。大要古法也。主病之謂君。君當倍用。佐

君之謂臣。臣以助之。奇者陽數。即古所謂單方

也。偶者陰數。即古所謂複方也。故君一臣二其

數三。君一臣三其數五。皆奇之制也。君二臣四

其數六。君三臣六其數八。皆偶之制也。故曰近者

也。奇方屬陽而輕。偶方屬陰而重。故曰近者

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偶下者不以奇

為陽。故用奇方用其輕而緩也。遠者為下為陰

故用偶方用其重而急也。汗者不以偶陰沉不

能達表也。下者不以奇陽升不能降下也。○舊

本云。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而王太僕註云

汗藥不以偶方。泄下藥不以奇制。是註與本文

相反矣。然王註得理。而本文似誤。今改從之。○

按本節特舉奇偶陰陽以分汗下之槩。則氣味

之陰陽又豈後於奇偶哉。故下文復言之。此其

微意。正不止於品數之奇偶。而實以發明方

制之義耳。學者當因之以深悟。○奇音箕。補

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

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以緩欲其留

布上部也。補下治下制以急欲其直達下焦也。

故欲急者須氣味之厚。欲緩者須氣味之薄。若

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峻而去速。用急方而氣味

薄則柔而不前。惟緩急厚薄得其宜則適其病

至之所而治。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

得其要矣。

之無越其制度也。言病所有深遠而藥必由於胃。設用之無法則藥未及病而中道先受其氣味矣。故當以食為節而使其遠近皆達是過之也。如欲其遠者藥在食前則食催藥而致遠矣。欲其近者藥在食後則食隔藥而留止矣。由此類推則服食之疾徐根稍之升降以及湯膏丸散各有所宜。故云無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一之。平氣之道之謂也。如在上為近在在下為遠。遠者近者各有陰陽表裏之分。故遠方近方亦各有奇偶相兼之法。如方奇而分兩偶。方偶而分兩奇。皆互用之妙也。故近而奇偶制小其服。小則數多。而盡

於九。蓋數多則分兩輕。分兩輕則性力薄。而僅及近處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大則數少。而止於二。蓋少則分兩重。分兩重則性力專。而直達深遠也。是皆奇偶兼用之法。若病近而大其制。則藥勝於病。是謂誅伐無過。病遠而小其制。則藥不及病。亦猶風馬牛不相及耳。上文云近者奇之遠者偶之。言法之常也。此云近而奇偶遠而奇偶。言用之變也。知變知常則應變可以無方矣。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此示人通變也。如始也用奇。奇之而病不去。此其必有未合。乃當變而為偶。奇偶迭用。是曰重方。即後世所謂複方也。若偶之而又不去。則當求其微甚真假。而反佐以取之。反佐者。謂藥同於病而

順其性也。如以熱治寒，而寒拒熱，則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熱，而熱格寒，則反佐以熱而入之。又如寒藥熱用，借熱以行寒；熱藥寒用，借寒以行熱。是皆反佐變通之妙用。蓋欲因其勢而利導之耳。○五太僕曰：夫熱與寒背，寒與熱違，微小之熱為寒，所折微小之冷為熱，所消甚大。寒熱則必能與違性者爭雄，能與異氣者相格，聲不同不相應，氣不同不相合。如是則且憚而不敢攻之，攻之則病氣與藥氣抗衡，而自為寒熱。以開閉固守矣。是以聖人反其佐，以同其氣，令聲氣應合，復令寒熱參合，使其始同終異。凌潤而敗堅，剛強必折，柔脆同消爾。

氣味方制治法逆從

素問至真要大論○附病有真假辨

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

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奠或

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滲泄也。泄利小便及通竅也。辛甘酸苦鹹淡六者之性。辛主散，主潤。其主緩，酸主收，主急。苦主燥，主堅。鹹主奠，淡主滲泄。藏氣法時論曰：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奠。故五味之用，升而輕者為陽，降而重者為陰。各因其利而行之，則氣可調。帝曰：非調而平矣。○涌音湧。如泉涌也。奠，軟同。

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非調氣謂病有不因於氣而得者也。○王太僕曰：病生之類有四。一者始因氣動而

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烟火撲滅然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從之謂攻以寒熱須從其性用不必皆同是以下文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此之謂乎

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

溫之溫養之也逸者奔逸潰亂也行之行其逆滯也平之安之也上之吐之也摩之按摩之也薄之追其隱藏也劫之奪其強盛也適事為故適當其所事之故也

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

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

謂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熱治熱從其病者謂之反治從少謂一同而二異從多謂二同而一異必觀其事之輕重而為之增損然則宜於全反者目當盡同無疑矣○愚按治有逆從者以病有微甚病有微甚者以證有真假也寒熱有真假虛實亦有真假真者正治知之無難假者反治乃為難耳如寒熱之真假者真寒則脈沉而細或弱而遲為厥逆為嘔吐為腹痛為泄利為小便清頻即有發熱必欲得衣此浮熱在外而沉寒在內也真熱則脈數有力滑大而實為煩躁喘滿為聲音壯厲或大便秘結或小便赤澀或發熱飲水或脹疼熱渴此皆真病真寒者宜溫其寒真熱者直解其熱是當正治者也至若假寒者陽證似陰火極似水也外雖寒而

內則熱脈數而有力。或沉而鼓擊。或身寒惡衣。或便熱秘結。或煩渴引飲。或腸垢臭穢。此則惡寒非寒。明是熱證。所謂熱極反兼寒化。亦曰陽盛隔陰也。假熱者。陰證似陽。水極似火也。外雖熱而內則寒。脈微而弱。或數而虛。或浮大無根。或弦芤。斷續身。雖熾熱而神則靜。語雖譫妄而聲則微。或虛狂起倒而禁之即止。或蚊迹假斑而淺紅細碎。或喜冷水而所用不多。或舌胎面赤而衣被不撤。或小水多利。或大便不結。此則惡熱非熱。明是寒證。所謂寒極反兼熱化。亦曰陰盛隔陽也。此皆假病假寒者。清其內熱。內清則浮陰退舍矣。假熱者。溫其真陽。中溫則虛火歸原矣。是當從治者也。又如虛實之治。實則寫之。虛則補之。此不易之法也。然至虛有盛候。則有假實矣。大實有羸狀。則有假虛矣。總之虛者正氣虛也。為色慘形瘦。為神衰氣怯。或自汗不

收。或一便失禁。或夢遺精滑。或嘔吐隔塞。或病久攻多。或氣短似喘。或勞傷過度。或暴困失志。雖外證似實而脈弱無神者。皆虛證之當補也。實者邪氣實也。或外閉於經絡。或內結於藏府。或氣壅而不行。或血留而凝滯。必脈病俱盛者。乃實證之當攻也。然而虛實之間。最多疑似。有不可不辨其真耳。如通評虛實論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虛實之大法也。設有入焉。正已奪而邪方盛者。將顧其正而補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見有不的。則死生係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標也。若正氣既虛。則邪氣雖盛。亦不可攻。蓋恐邪未去而正先脫。呼吸變生。則措手無及。故治虛邪者。當先顧正氣。正氣存則不致於害。且補中自有攻意。蓋補陰即所以攻熱。補陽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氣復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氣竭而命不顧者。如必

不得已亦當酌量緩急暫從權宜從少從多寓戰於守斯可矣此治虛之道也若正氣無損者邪氣雖微自不宜補蓋補之則正無與而邪反盛適足以藉寇兵而資盜糧故治實證者當直去其邪邪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便臻速效此治實之道也要之能勝攻者方是實證實者可攻何慮之有不能勝攻者便是虛證氣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本末有不可不知也惟是假虛之證不多見而假實之證最多也假寒之證不難治而假熱之治多誤也然實者多熱虛者多寒如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故實能受寒而余續之曰氣不足便是寒故虛能受熱世有不明真假本末而曰知醫者余則未敢許也

帝曰及治何謂岐伯曰

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寒因寒用通因通用必伏

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

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此節從王氏及新校

正等註云熱因寒用者如大寒內結當治以熱然寒甚格熱熱不得前則以熱藥冷服下噤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熱因寒用之法也寒因熱用者如大熱在中以寒攻治則不入以熱攻治則病增乃以寒藥熱服入腹之後熱氣既消寒性遂行情且協和而病以減此寒因熱用之法也如五常政大論云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亦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之義寒因寒用者如下氣虛乏中焦氣壅欲散滿則更虛其下欲補下則滿甚於中治不知本而先攻其滿藥入或減藥過依然氣必更虛病必漸甚乃不知少服則資壅

多服則宜通。峻補其下以疎啓其中。則下虛自實。中滿自除。此塞因塞用之法也。通用者如大熱內蓄。或大寒內凝。積聚留滯。瀉利不止。寒滯者以熱下之。熱滯者以寒下之。此通用通也。先其所因者求病之由也。既得其本而以真治真。以假治假。其始也類治。似同。其終也病變則異矣。是為反治之法。故可使被積潰堅。氣和而病必已也。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疎氣令調。則其道也。氣調而得者言氣本調和而偶感於病則或因天時或因意料之外者也若其治法亦無過逆從而已或可逆者或可從者或先逆而後從者或先從而後逆者但疎其邪氣而使

之調和則治道盡矣。

方制君臣上下三品

素問至真要大論〇五

帝曰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者對證之要藥也故謂之君君者味數少而分兩重賴之以為主也佐君者謂之臣味數稍多而分兩稍輕所以匡君之不迨也應臣者謂之使數可出入而分兩更輕所以備通行向導之使也此則君臣佐使之義非上下三品如下文善惡殊貴之謂〇使去聲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貴也。前言方制言處方之

制故有君臣佐使。此言三品言藥性善惡故有上中下之殊。神農云。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故在本草經有上中下三品之分。此所謂善惡之殊貴也。

病之中外治有先後 六

帝曰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素問至真要大論○從之內者外為本。但治其本無不愈矣。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

其外而後調其內。

病雖盛於標治必先其本而後可愈。此治病之大法也。故

曰治病必求於本。

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

謂既不相及

又不從外則但求其見在所主之病而治之。○愚按此篇即三因之義也。如金匱玉函要略曰。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也。故陳無擇著三因方曰。有內因有外因有不內外因。蓋本於仲景之三條而仲景之論實本諸此耳。○疢昌震切。病也。○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此下與前本出同篇。但前篇問此復問者蓋欲明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陰陽治法之詳也。

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
 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
 衰之以屬隨其攸利方。法也。陰陽之道。凡病治
 別之。中外表裏也。微者調之。謂小寒之氣和之
 以溫。小熱之氣和之以涼也。其次平之。謂大寒
 之氣平之以熱。大熱之氣平之以寒也。盛者奪
 之。謂邪之甚者當直攻而取之。如其甚於外者汗
 之。甚於內者下之。凡宜寒宜熱宜溫宜涼當各
 求其屬以衰去之。惟隨其攸利而已。攸所也。○
 別必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
 能謹於道而如其法則舉無不帝曰善
 不當而天命可以永昌矣

○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
 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素問
 五常政大論○積者有形之病有積在中則堅
 實不散矣今其不實不堅且聚且散者無積可
 知也無積而病在中者藏之虛也故當隨病藥
 所在求其藏而補之藏氣充則病自安矣
 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
 已藥以祛之去其病也食以隨之養其氣也行
 水漬之通其經也若是則中外和調而病可
 已矣祛者非攻擊之謂凡去病者
 皆可言祛○漬資四切浸洗也
 寒之而熱取之陰熱之而寒取之陽素問
至真

要大論

〇七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
 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
 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而熱之
 言治熱以寒而熱如故熱之而寒言治寒以熱
 而寒如故及有以寒治熱者舊熱尚在而新寒
 生以熱攻寒者舊寒未除而新熱起皆不得
 不求其詳也岐伯曰諸寒之而
 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
 也諸寒之而熱者謂以苦寒治熱而熱反增非
 火之有餘乃真陰之不足也陰不足則陽有

餘而為熱故當取之於陰謂不宜治火也只補
 陰以配其陽則陰氣復而熱自退矣熱之而寒
 者謂以辛熱治寒而寒反甚非寒之有餘乃真
 陽之不足也陽不足則陰有餘而為寒故當取
 之於陽謂不宜攻寒也但補水中之火則陽氣
 復而寒自消也故啓玄子註曰益火之源以消
 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又曰藏府之原有寒
 熱溫涼之主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
 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
 猶可故或治熱以熱治寒以寒萬舉萬全孰知
 其意此王氏之心得也然求其所謂益與壯者
 即溫養陽氣填補真陰也求其所謂源與主者
 即所謂求其屬也屬者根本之謂帝曰善服寒
 水、火之本則皆在命門之中耳

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

氣是以反也。此承上文而詳求其服寒反熱服熱反寒之所以然也。治其王氣者謂病有陰陽氣有衰主不明衰主則治之反甚如陽盛陰衰者陰虛火王也。治之者不知補陰以配陽而專用苦寒治火之王豈知若寒皆沉降沉降則亡陰陰愈亡則火愈盛故服寒反熱者陰虛不宜降也。又如陽衰陰盛者氣弱生寒也。治之者不知補陽以消陰而專用辛溫治陰之王豈知辛溫多耗散耗散則亡陽陽愈亡則寒愈甚故服熱反寒者陽虛不宜耗也。此無他皆以專治王氣故其病反如此。○又如夏令本熱而伏陰在內故每多中寒冬令本寒而伏陽在內故每多內熱設不知此而必欲用寒於夏治火之王用熱於冬治寒之王則有中寒隔陽者服寒反熱中熱隔陰者服熱反寒矣。是皆治王之謂而病之所以反也。春秋同法。帝曰

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此言不因治王而病不愈者以五味之屬治有不當也凡五味必先入胃而後各歸所喜攻之藏喜攻者謂五味五藏各有所屬也如九鍼論曰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犯之者即所謂不治五味屬也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又天之由也凡五味之性各有所入若味有偏用則氣有偏病偏用既久其氣必增此物化之常也氣增而又則藏有偏勝藏有偏勝則必有偏絕矣

此致天之由也。如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之類是也。此篇前言寒熱者，言病機也。後言五味者，言藥餌也。藥餌病機，必審其真，設有謬誤，鮮不害矣。

邪風之至，治之宜早，諸變不同，治法亦異。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八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邪風中人，疾速如此。故善治者治

皮毛。皮毛尚淺，用力少而成功易也。其次治肌膚。深於皮，毛矣。其次

治筋脉。深於肌，膚矣。其次治六府。深於筋，脉矣。其次治五

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深於六府矣。邪愈深，則治愈難。邪及五藏，而後治之，必難為力。故曰：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成者，用力多而成功少。言凶相半矣。○繆刺論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脉，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相感，五藏乃傷，亦言邪自皮毛而至，府藏與此義同。故天之邪氣感

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天之邪氣，即風寒暑濕火燥，受於無形者也。喉主天氣，而通於藏，故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即穀食之氣味，受於有形者也。咽主地，地之濕氣感則氣而通於府，故感則害於六府。濕勝則營衛故

害皮肉筋脉。人之應上者，肉也。濕勝則營衛不行，故感則害於皮肉筋脉。故

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失善用鍼者必察陰陽陰陽之義不止一端如表裏也氣血也經絡也藏府也上下左右有分也時日衰旺有辨也從陰引陽者病在陽而治其陰也從陽引陰者病在陰而治其陽也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者繆刺之法也以我知彼者推已及人也以表知裏者有無相求也能因此以觀過與不及之理則幾微可見過失可則用之可不殆矣則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此下皆言診法也診之字所該者廣如下文審清濁知部分視喘息聽聲音觀權衡規矩總皆診法非獨指診脈而言

也然無非欲辨陰陽耳前節言鍼治之陰陽此言脈色之陰陽皆醫家之最要者故曰先別陰陽以見其不可緩也義詳脈色類諸篇審清濁而知部分色者神可望顏察色審清濁而知部分如五色篇所言者是也○又仲景金匱要略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胃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又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虛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亦此之謂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病苦於中聲發於外故可視喘息聽音聲而知其苦也如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音為角聲為呼心在音為徵聲為笑脾在音為宮聲為歌肺在音為商聲為哭腎在音為羽聲為呻此五藏之音聲也聲有不和必有所病矣○仲景

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暗
 喑然不徹者心隔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
 頭中病又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胃中上氣
 者效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又曰吸而微數
 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在上
 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
 動搖振振者不治又曰設令病人向壁臥聞師
 到不驚起而盼視若三言三止脈之燕唾者此
 詐病也設令脈自和處但言此病大重須服吐
 下藥及鍼灸數十百處當自愈師持脈病人欠
 者無病也脈之呻者痛也言遲者風也搖頭言
 者裏痛也行遲者表強也坐而伏者短氣也坐
 而下一脚者腰痛也裏實護腹如懷卵者心痛
 也又曰人病恐怖者其脈何狀師曰脈形如循
 絲纒纒然其面白脫色也又曰人愧者其脈何
 類師曰脈浮而面色乍白乍赤也此皆疾病之

聲色總之聲由氣發氣充則聲壯氣衰則聲怯
 故華元化曰陽候多語陰證無聲多語者易濟
 無聲者難榮然則音聲不惟知死生矣
觀權衡規矩而知
 病所主也權衡規矩義詳脈色類九但彼以脈言
 言其重衡言其輕規言其圓矩言其方按尺寸
 能明方圓輕重之理則知變通之道矣
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
 類諸篇無過
以診則不失矣
 此診字應前善診之診至此過
 失也言無失以前諸法則治亦
 可以無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
衰而已
 此下皆言治法也凡病之始起者邪必
 在經絡故可刺之而已及其既盛則必

待其盛勢衰退而後已已者止鍼止藥之謂即
五常政大論所謂十去其八十去其九之意

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

之輕者浮於表故宜揚之揚者散也重者實於

於此三者而表裏虛實之治盡之矣形不足者

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正言彰之

之氣味也。以形精言則形為陽精為陰以氣味

言則氣為陽味為陰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陰者

藏精而起亟也故形不足者陽之衰也非氣不

足以達表而溫之精不足者陰之衰也非味不

足以實中而補之陽性煖故曰溫陰性靜故曰

補○愚按木論有云味歸形形食味氣歸精精

食氣而此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

之以味義似相反不知形以精而成精以氣而

化氣以味而生味以氣而行故以陰陽言則形

與氣皆陽也故可以溫味與精皆陰也故可以

補以清濁言則味與形皆濁也故味歸形氣與

精皆清也故氣歸精然則氣不能外乎味味亦

不能外乎氣雖氣味有陰陽清濁之分而實則相須為用者也其高者因而越

之越發揚也謂升散之吐瀉也其下者引而竭之

竭祛除也謂滌蕩之疏利也中滿者寫之於內中

之可以治其下之前後也二字最宜詳察即痞滿大實堅之謂故當寫之

於內若外見浮腫而脹不在內者非中滿也妄

行攻寫必至為害此其有邪者瀆形以為汗邪

類經十一卷

論治類

二十一

肌表故當漬形以為汗漬浸也言令其汗出如漬也如許胤宗用黃芪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以蒸汗張苗燒地加桃葉於上以蒸汗或用藥煎湯浴洗之皆漬形之法也○漬資四切

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前言有邪者兼經絡而言言其深也此言在皮者言

其淺也均為表

其慄悍者按而收之

慄急也悍猛利也按

證故皆宜汗

察也此兼表裏而言凡邪氣之急利者按得其狀則可收而制之矣○慄飄票二音悍音汗

其實者散而寫之

陽實者宜散之

審其陰陽以

別柔剛

形證有柔剛脈色有柔剛氣味尤有柔剛柔者屬陰剛者屬陽知柔剛之化者

知陰陽之妙用矣

陽病治陰陰病治陽

陽勝者陰必病

陰勝者陽必病如至真要大論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啓玄子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皆陽病治陰陰病治陽之道也亦上文從陰引陽從陽引

陰之義定其血氣各守其鄉病之或在血分或在氣分當各察其處而不可亂也

血實宜決之

如決水之義

氣虛宜掣引

之掣甲乙經作掣挽也氣虛者無氣之漸無氣則死矣故當挽回其氣而引之使復也如上中氣虛者溫而補之是皆掣引之義

五方病治不同

素問異法方宜論全○九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

何也。治各不同。如下文砭石毒藥。灸炳九鍼導引按蹻之類。岐伯對曰地

勢使然也。地勢不同則氣有異。故治法亦隨而不也。故東方之

域天地之所始生也。天地之氣自東而升為陽。生之始故發生之氣始於

東方而在。時則為春。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東南低下而多

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

其食。得魚鹽之利。故居安食美。魚者使人熱中。魚鱗蟲也。魚

外陰而內陽故能熱中。然鹽者勝血。食鹹者渴。勝血之徵

也。義詳氣味類三。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

及疾病類二十五

為癰瘍。血弱故黑色踈理。熱多故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

者亦從東方來。砭石石鍼也。即磁鋒之屬。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

為鍼亦此類也。東方之民踈理而癰瘍其病在

肌表故用砭石。砭石者其治在淺。凡後世所用

方來也。○砭音邊。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

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地之剛在西方故多金玉。砂石然天地之氣自西而

降故為天地之收。引而在時則應秋。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氣肅殺故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

華食而脂肥。不衣不事服飾也。褐毛布也。薦草茵也。華濃厚也。謂酥酪膏肉之類。

飲食華厚。故人多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水土剛強。飲食肥厚。肌肉充實。膚腠閉密。故邪不能傷其外。而惟飲食男女七情。病多生於內也。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病生於內。故非鍼灸按導所能治。而宜用毒藥也。毒藥者。總括藥餌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稱為毒藥。如五常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九。之類是也。凡後世所用毒藥之法。亦自西方來也。○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天之陰在北。故其氣閉藏。而在時則應冬。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寒冰冽。陰氣勝也。風。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

生滿病。野處乳食。北人之性。胡地至今猶然。地氣寒。乳性亦寒。故令人藏寒。藏寒多滯。故生脹。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艾灸火灼也。亦火鍼之屬。今北人多用之。故後世所用灸炳之法。亦自北方來也。○炳如瑞切。○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天之陽。萬物長養。而在地。則應夏。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左在下。而濕。故水。其民嗜酸而食胘。胘腐也。物之土弱而多霧露。其民嗜酸而食胘。腐者如鼓餅。麴醬之屬是也。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瘰癧。瘰癧者。收食胘者。濕故其民緻理而瘰癧。瘰癧者。濕熱盛而病在筋骨也。南方屬火。

通經一... 卷之... 二二五

故其色赤，緻密也。○緻音致。其治宜微鍼，故九

鍼者亦從南方來。病在經絡，故宜用九鍼。凡後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

土體平，土性濕。土王于四方之中。其民食雜而

不勞。四方輻輳，萬物所歸，故民食

厥寒熱。土氣通脾而主四肢，故濕滯則為痿，寒

或寒或熱也。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

中央出也。導引謂搖筋骨動肢節以行氣血也。按

按，揜按也。蹻，即陽蹻陰蹻之義，蓋謂

雅字，各蹻穴以除疾病也。病在肢節，故用此

法。凡後世所用導引按摩之法，亦自中州出也。

○蹻音喬。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

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雜合，五方之治，而隨機應變，則各得其宜矣。故

形志苦樂病治不同。素問血氣形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樂者，身無

心多慮也。心主脈，深思過慮，則脈病矣。脈

病者，當治經絡，故當隨其宜而灸刺之。形樂

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樂者逸志樂者

運用多傷於脾脾主肌肉故病生焉肉病者或為衛氣留或為膿血聚故當用鍼石以取之石

砭石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苦者

志樂者心無慮勞則傷筋故病生於筋熨引以藥熨引謂導引○熨音鬱形苦志苦

病生於咽嗑治之以甘藥形苦志苦必多憂思

脾肺氣傷則虛而不行氣必滯矣脾肺之脈上循咽嗑故病生於咽嗑如人之悲憂過度則喉

嚥哽咽飲食難進思慮過度則上焦不隔咽中核塞即其徵也通評虛實論曰隔則閉絕上下

不通則暴憂之病也亦此之謂病在嗑者因損於藏故當以甘藥調補之○甘舊作百靈經九

鍼論作甘藥者是今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

改從之○嗑音益驚者氣亂恐者氣下

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數有驚恐則氣血散

亂而經絡不通故病不仁者頑痺與弱也故治宜按摩以導氣行血醪藥以養正除邪醪

藥藥酒也經絡二字九鍼論是謂五形志也

作筋脈義亦同○醪音勞有與此同者俱不重載

有毒無毒制方有約必先歲氣無伐天和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約度也禁服篇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

素問五常政大論○十一

滿而弗約則輸泄方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

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病重者宜大病輕者宜小無毒者宜多有

毒者宜少皆常制之約也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

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

九藥性有大毒常毒小毒無毒之分去病有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之約者蓋以治病之法藥

不及病則無濟於事藥過於病則反傷其正而

生他患矣故當知約制而進止有度也○王氏

曰大毒之性烈其為傷也多小毒之性和其為傷也少常毒之性減大毒之性一等加小毒之性一等所傷可知也故至約必止之以待來證爾然無毒之藥性雖平和久而多之則氣有偏

勝必有偏絕又攻之則藏氣偏弱既弱且困不可長也故十去其九而止穀肉果菜

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病已去其八九而有餘未盡者

則當以穀肉果菜飲食之類培養正氣而餘邪自盡矣如藏氣法時論曰毒藥攻邪五穀為養

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者是也然毒藥雖有約制而飲食亦貴得宜皆不可使之太過

過則反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再行前法以漸除之

寧從乎慎也必先歲氣無伐天和五運有紀六氣有

有節肯歲氣也人氣應之以生長收藏即天和也設不知歲氣變遷而妄呼寒熱則邪正盛衰無所辨未免於犯歲氣伐天和矣天柱之由

此其為甚○又治其王氣義詳本類前七無

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大殃邪氣實者復助之盛其盛矣正氣奪者復攻之虛其虛矣不知虛實妄施攻補以致盛者愈盛虛者愈虛直氣日消則病氣日甚遺人大殃醫之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盛其盛是致邪也虛其虛是致失正也重言之者所以深戒夫伐天和而絕人長命以見歲氣不可不慎也

久病而瘠必養必和素問五常政大論〇十二

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謂已順而身猶不康病已去而形則瘠瘦也〇瘠音寂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化造化也凡造化之道衰王各有不

同如木從春化火從夏化金從秋化水從冬化土從四季之化以及五運六氣各有所主皆不可以相代也故曰化不可代人之藏氣亦必隨時以為衰主欲復藏氣之虧不因時氣不可也故曰時不可違不違時者如金水根於春夏木火基於秋冬藏氣皆有化原設不預為之地則臨時不易於復元或邪氣乘虛再至雖有神手無如之何矣〇愚按此節諸註皆謂天地有自然之化人力不足以代之故曰化不可代然則當聽之矣而下文曰養之和之者又將何所為乎謂非以人力而贊天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之者乎其說不然也則元氣由衰而瘠矣復其不足與衆齊同疾病既去而不求其復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

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

以養者養以氣味和者以性情靜以待時者預

有脩為而待時以復也如陽虛者喜春夏陰虛者喜秋冬病在肝者愈於秋病在肺者愈於冬病在腎者愈於春皆其義也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則固

有弗失日新可期是即復原之道而生氣可漸長矣故大要曰無代化無

大要

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上古書名此引古語以明化不可代時不可失不可不養不可不和以待其來復未有不復者矣來復之義即易之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氣漸回則生意漸長同此理也

婦人重身毒之何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〇十三

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

殞亦無殞也

重身孕婦也毒之謂峻利藥也故如下文大積大聚之故有是故而

用是藥所謂有病則病受之故孕婦可以無殞而胎氣亦無殞也殞傷也〇重平聲殞音九

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

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

身雖孕而有積大聚非用毒藥不

能攻攻亦無害故可犯也然但宜衰其大半便當止藥如上篇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者是也若或過用則病未必盡而胎已受傷多致死矣

揆度奇恒脉色主治

素問玉版論要篇全〇十四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

揆度揣度也奇恒異常也所指不同有言疾病者有言脉色者有言藏府者有言陰陽者詳見奇恒會通岐伯對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

恒者言奇病也非揣度淺深之詳不易知也請

言道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

之義所包者廣如六節藏象天元紀至真要六微旨五運行六元正紀等論皆言其義蓋天人無非隨氣以至故其太過不及亦皆有至數存焉能知天地之至數即可知人之至數色脉奇恒其變雖多其道則一者如下文所謂神而

神轉不回則不轉乃失其機神者陰陽之變化也易曰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轉運行不息也回逆而邪也神機之用循環無窮故在天在人無不賴之以成化育之功者皆神轉不回也

則機息又曰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至數即神之機也要在乎

命曰合玉機玉機真藏論有此容色見上下左

右各在其要於脉色凡此上下左右及下文淺深逆從日數之類皆色脉至數之要不可不察也色脉之義仍當與脉色類三十二三三章互

考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色淺則病微故可以湯液

主治而愈亦速也湯液者五穀之湯液蓋其見調養之道非後世湯藥之謂義見下章

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色深則病深故當以齊主治而愈稍

遲齊劑同藥劑也湯液醪醴論其見大深者醪日必齊毒藥攻其中義見後

酒主治百日已色大深者病尤甚故必以醪酒

矢醴之類色天面脫不治百日盡已氣已去故不可

治百日盡則時更氣易至數盡而已上節言病已此言命已也不可混看脉短氣絕

死脉短氣絕者中虛陽脫也故死病温虛甚死甚正不足正不

勝邪故死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

要即逆從之要也五色篇曰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故上為逆下

為從義詳脉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

右為從女為陰右亦為陰色在右則陰病甚矣

左則陽病甚矣故男以左為逆此雖易重陽死

以色為言而病之逆從亦猶是也重陰死

右則陰人陰病是重陰也重陽重陰者陰陽偏勝也有偏勝則有偏絕故不免於死矣陰

陽反作治在權衡相奪謂反順為逆也逆則病

生矣。治在權衡相奪。謂度其輕重而奪之。使平。猶權衡也。○作舊作他。誤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反作者。奇恒事也。揅度事也。此承上文而言。是今改從之。

者。即奇恒事也。權衡相奪者。即揅度事也。搏脈痺覺寒熱之交。上文奇恒之色。此下言奇恒之脈。搏脈者。搏擊於手也。為邪盛正衰。陰陽乖亂之脈。故為痺。為覺。為感。寒或熱之交也。痺。頑痺也。覺。音碧。脈孤為消氣虛泄。為奪血。不能行也。○覺音碧。脈孤為消氣也。脈虛兼泄者。必亡其孤。為逆虛。為從。孤者。偏絕之謂。絕者。不可復生。故為逆。行奇虛者。不足之稱。不足者。猶可補。故曰從。行奇

恒之法以太陰始。肺為百脈之朝會。故脈變奇手。太陰之氣口也。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不勝。尅我者也。如以木見金。以金見火。之類是也。行所勝曰從。從則活。行所勝。我尅者也。如以木見土。以土見水。之類是也。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八風。隨四時之勝。至數有常。則終而復始。此順常之令也。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設或氣令失常。逆行一過。是為回則過。失也。喻言人之色脈。一有失調。則奇恒反作。變態百出。亦不可以常數計也。此則天人至數之論要。在逆從之間。察其神而畢矣。

湯液醪醴病為本工為標

素問湯液醪醴論全○十五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

湯液醪醴皆酒之屬

韻義云。醪酒濁酒曰醪。詩詁云。酒之甘濁而不

音勞。醴音濟。然則湯液者其即清酒之類歟。○醪禮。沸音濟。

者完稻薪者堅

完者其味全。堅者其氣銳。

帝曰何以然岐伯

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

時。故能至堅也。

穀之性味中正。功用周全。以其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

完也。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

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

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

聖人之作湯液者先事預防。

所以備不虞耳。蓋上古之世。道全德盛。性不嗜酒。邪亦弗能害。故但為而弗服也。中古

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道德稍衰。天真或損。

則邪能侵之。然猶不失於道。故但服湯液醪醴而可萬全矣。

帝曰今之世不

必已何也。

謂治以湯液醪醴而不能必其病之已也。

岐伯曰當今之

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

齊毒藥以

毒藥為劑也。鑱鍼也。九鍼論一曰鑱鍼。今世道德已衰。疾病已甚。故非毒藥不能攻其中。非鍼

艾不能治其外。○齊劑同。鑿音慙。銳也。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

者何此承上文而言治之如法以至於岐伯曰

神不使也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鍼藥行藥在

之升則升使之降則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

藥劑治其內而藏氣不應鍼艾治其外而經氣

不應此其神氣已去而無可使矣雖竭力帝曰

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

不治故病不可愈道治病之道也不進不治者

治也故病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

不可愈治也故病

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

去之而病不愈也腎藏精精為陰心藏神神為

裏俱傷榮衛不可收拾矣此其故以今人嗜欲

憂患不節失其所養故致精氣弛壞榮泣衛除

而無能為力也○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

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

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

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

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蚤乎極微

者言

輕淺未深。極精者言專一未亂。斯時也。治之極易。及其病成。則良工稱爲逆矣。然良工之治。既云得法。而至數弗失。親戚之聞見極熱。而聲色無差。宜乎無不速愈者。而願使其直至於精壞神去。而病不能愈。亦何暇。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治。之不蚤乎。暇言慢事也。

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病必得醫而後愈。故病爲本。工爲標。然必病與醫相得。則情能相浹。才能勝在。庶乎得濟。而病無不愈。惟是用者未必良。良者未必用。是爲標本不相得。不相得則邪氣不能平服。而病之不愈者。以此也。又如五藏別論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又如脉色類不失人。帝曰。其有不從毫毛情。詳按。皆標本不得之謂。

生而五藏陽已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

生。病生於內也。五藏陽已竭。有陰無陽也。津液水也。郭。形體胃腹也。脹論曰。夫胃腹藏府之郭也。凡陰陽之要。陰無陽不行。水無氣不化。故靈蘭秘典論曰。氣化則能出矣。今陽氣既竭。不能通調水道。故津液妄行。充於郭也。魄者。陰之屬。形雖充。而氣則去。故其魄獨居也。精中無氣。則孤精於內。陰內無陽。則氣耗於外。三焦閉塞。水道不通。皮膚脹滿。身體羸敗。故形不可與衣相保也。四支者。諸陽之本。陽氣不行。故四極多陰。而脹急也。脹由陰滯。以胃中陽氣不能制水。而

肺腎俱病喘欬繼之故動中也此以陰氣格拒於內故水脹形施於外而為是病

曰平治於權衡平治之法當如權衡者欲得其標在肺如五藏陽已竭魄獨居者其主在肺肺主氣氣須何法以化之津液充郭孤精於內其主在腎腎主水水須何法以平之然肺金生於脾腎水制於土故治腫脹者必求脾肺腎三藏隨盛衰而治得其平

去宛陳莖是以微動四極是為權衡之道也

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

時服五陽已布疎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

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宛積也陳久也莖斬草也謂去其水氣之

陳積欲如斬草而漸除之也四極四支也微動之欲其流通而氣易行也溫衣欲助其肌表之陽而陰凝易散也然後繆刺之以左取右以右取左而去其大絡之留滯也鬼門汗空也肺主皮毛其藏魄陰之屬也故曰鬼門淨府膀胱也上無入孔而下有出竅滓穢所不能入故曰淨府邪在表者散之在裏者化之故曰開鬼門潔淨府也水氣去則真精服服行也陰邪除則五陽布五陽五藏之胃氣也由是精生形盛骨

肉相保而巨氣可平矣○宛鬱同莖音剉

祝由素問移精變氣論○十六附祝由鬼神二說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

愈或不愈何也。上古以全德之世邪不能侵。故凡有疾病惟用祝由而已。以其病不甚而治亦易也。○王氏曰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按國朝醫術十三科曰大方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傷寒曰瘡疾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岐伯二科失其傳惟民間尚有之。○祝之救切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仰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古人巢居穴處故居禽獸之間

動作者陽生而煖故可避寒陰居者就涼遠熱故可避暑。伸屈伸之情宦利名之累內無眷慕外無趨求故曰恬憺之世恬憺則天真完固氣血堅實邪不能入故無事於毒藥鍼石但以祝由即可移易精氣而愈其病也。祝呪同由病所從生也故曰祝由。○王氏曰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內傷五藏外逆四時則表裏俱傷為病必甚故不能以祝由治之也。○數音朔空孔同。○愚按祝由者即符呪禁禳

之法用符呪以治病謂非鬼神而何故賊風篇
 帝曰其母所遇邪氣又母怵惕之所志卒然而
 病者其故何也唯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
 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
 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
 聽而不聞故似鬼神帝又問曰其視而已者其
 故何也岐伯曰先巫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
 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此數語而祝由鬼神
 之道盡之矣愚請竟其義焉夫曰似鬼神者言
 似是而非實非也曰所惡所慕者言鬼生於心也
 曰知其勝知其所從生可祝而已者言求其致
 病之由而釋去其心中之鬼也何也凡人之七
 情生於好惡好惡偏用則氣有偏并有偏并則
 有勝負而神志易亂神志既有所偏而邪復居
 之則鬼生於心故有素惡之者則惡者見素慕
 之者則慕者見素疑之者則疑者見素畏忌之

者則畏忌者見不惟疾病夢寐亦然所謂志
 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故似鬼神也又若
 神氣失守因而致邪如補遺刺法等論曰人虛
 即神遊失守邪鬼外干故人病肝虛又遇厥陰
 歲氣不及則白尸鬼犯之入病心虛又遇二火
 歲氣不及則黑尸鬼犯之入病脾虛又遇太陰
 歲氣不及則青尸鬼犯之入病肺虛又遇陽明
 歲氣不及則赤尸鬼犯之入病腎虛又遇太陽
 歲氣不及則黃尸鬼犯之非但尸鬼凡一切邪
 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言正氣虛而邪勝
 之故五鬼生焉是所謂故邪也亦所謂因知百
 病之勝也又如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
 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
 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誼者可鬼攝
 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此言心有所注則神
 有所依依而不正則邪鬼生矣是所謂知其病

所從生也。既得其本，則治有其法。故察其惡，察其慕，察其勝，察其所從生，則視無不效矣。如王中陽治婦，疑其夫有外好，因病失心，狂惑，雖投藥稍愈，終不脫然。乃陰令人伴言某婦暴死，殊為可憐。患者忻然，由是遂愈。此雖非巫，然亦以法而去其所惡之謂也。又如韓世良治一女子，甚是其相愛。既嫁而母死，遂思念成疾。諸藥罔效。韓曰：此病得之於思，藥不易愈，當以術治之。乃賄一巫婦，授以秘語。一日，夫謂其妻曰：汝之念母如此，不識彼在地下亦念汝否？吾當他往。汝盍求巫婦卜之。妻忻諾。遂召巫至，焚香禮拜，而母靈降矣。卜言一默，宛然其母之生前也。女遂大泣，母叱之曰：勿泣。汝之生命，尅我，我遂蚤亡。我之死，皆汝之故。今在陰司，欲報汝讐。汝病懨懨，實我所為。我生則與爾母子死，則與爾寇讐矣。言訖，女改容，大怒曰：我因母病，母反害

我，我何樂而思之？自是而病愈矣。此去其所慕之謂也。又如陰陽應象大論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此因其情志之勝，而更求其勝以制之之法也。又如外臺秘要載：祝由一科，丹溪謂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涼水，胃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效。若內傷虛之人，及嚴冬天寒之時，符水下咽，胃氣受傷，反致害者，多矣。此因其熱而勝以寒也。又如近有患瘧者，厭以符物，每多取效，何也？蓋以瘧之輕者，日發一次，多在半表半裏，少陽膽經當其邪正相爭，迭為勝負之際，但得一厭，則膽氣若有所恃，故正勝邪而病退矣。此藉其相勝之氣，以移易其邪正也。又余嘗治一少年，如婦以熱邪乘胃，依附鬼神，毆詈驚狂，舉家恐怖，欲召巫以治。謀之於余，余曰：不必。余能治之。因令人高聲，先導首，攝其氣

余即整容隨而突入病者褻衣不恭瞠視相向。余施怒自勝之。面對良父見其根生神性。忽爾潛避。余益令人索之。懼不敢出。乃進以白虎湯。一劑諸邪悉退。此以威儀勝其褻瀆。寒涼勝其邪火也。又治一儒生。以傷寒後金水二藏不足。忽一日正午對余嘆曰。生平業儒無所欺害。何有白鬚老者素服持扇守余不去者三日矣。意必宿冤所致也。奈之何哉。余笑曰。所持者非白紙扇耶。生驚曰。公亦見乎。余曰。非也。因對以刺法論人神失守五鬼外干之義。且解之曰。君以肺氣不足。眼多白花。故見白鬼。若腎水不足者。眼多黑花。當見黑鬼矣。此皆正氣不足神魂不附於體。而外見本藏之色也。亦何冤之有哉。生大喜曰。有是哉。妙理也。余之床側尚有一黑鬼。在。余心雖不懼。而甚惡之。但不堪言耳。今得教可釋然矣。遂連進金水兩藏之藥。而愈。此知其

病所從生。而微言以釋之也。諸如此類。皆鬼從心生。而實非鬼神所為。故曰。似鬼神也。然鬼既在心。則誠有難以藥石奏效。而非祝由不可者矣。使祝由家能因岐伯之言。而推廣其妙。則功無不奏。術無不神。無怪其列於十二科之一。又豈近代感世誣民者流。所可同日語哉。賊風篇義。見疾病類三十一。所當互考。○又按鬼神之謂。雖屬眇茫。然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然則鬼神之道。其可忽哉。故周官之有大祝者。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求貞也。註曰。告神之辭。曰祝。號者。尊其名。為美稱也。又有男巫者。春招弭。以除疾病。註曰。招吉祥。弭禍祟。而疾病可除矣。又有女祝者。掌王后之內祭。祀以時。招褻禴禘之事。註曰。招以召祥。禴以禦癘。禘以除災。害禳以弭變異。四者所以除疾殃也。

以此觀之。則巫祝之用。雖先王大聖。未始或廢。蓋藉以宣誠。通鬼神而消災害。實亦先巫祝由之意也。故其法至今流傳。如時瘟骨鯁邪祟神志等疾。間或取效。然必其輕淺小疾。乃可用之。設果內有虛邪。外有實邪。苟舍正大之法。而崇尚虛無。鮮不悞事。奈何末世奸徒。借神鬼為妖祥。假符祝為欺誑。今之人。既不知祝由之法。自有。有一種當用之處。乃欲動輒賴之。信為實然。致有妄言禍福。而惑亂人心者。有禁止醫藥而坐失幾宜者。有當忌寒涼而煖吞符水者。有作為怪誕。而蕩入神氣者。本以治病。而適以悞病。本以去鬼。而適以致鬼。此之為害。未可枚舉。其不可為奸巫所竊笑者。幾希矣。故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又曰信巫不信醫。一不治也。吁。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彼鬼神者。以天地之至德。二氣之良能。既不得逆天命。以禍福私人。又焉

得樂諂媚。以祝禳免患。尼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此則吾心之所謂祝由也。苟有事於斯者。幸鑒余之迂論。○運氣類四十四章有按當考。

治之要極無失色脉治之極於一素問移精變氣

論○十七

帝曰。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如日月光。欲其明顯易見也。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言明如日月光者。無過色脉而已。上帝。上古之帝也。先師。即下文所謂僦貸季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

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

不離其常理色脉察內外之精微也通神明色脉辨而神明見也色脉之應無往不

合如五行之衰主四時之往來八風之變化相

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

五行四時八風之氣迭有盛衰則變化相移色脉隨之而應故可以觀其妙知其要凡人五

藏六府百骸九竅脉必由乎氣氣必合乎天雖其深微難測而惟於色脉足以察之故曰欲知其要則其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脉是矣

要也色分五行而明晦是其變日有十干而陰晴是其變故色以應日脉有十二經而虛

實是其變月有十二建而盈縮是其變故脉以應月常求色脉之要則明如日月而得其變化之要

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

命曰聖王上帝貴色脉之應故能見幾察微合於神明常遠於死常近於生生道永

治身如此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蓼

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中古之治病必病至

而非後治之其治也先以湯液湯液者五穀所制而非藥也服之十日而八風五痺之病可以去

矣。使十日不巳。則治以草蘇草芩之枝。蘇葉也。芩根也。枝莖也。根枝相佐。故云本末為助。即後世之煎劑也。病原為本。病變為標。得其標本。邪無不服。此中古之治。雖不若上古之見於未然。而猶未若後世之誤也。○湯液義見前。十五。八風。義見運氣類三十五。五痺。義見疾病類六十七。○芩。音該。

知日月不審逆從

王氏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

知日月不審逆從。王氏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

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也。○愚按。王太僕引經註此。其說雖是。而殊有未盡者。如不本四時。則有不知運氣之盛衰。陰陽之消長。故好用溫熱者。忘天地之赫曦。專用寒涼者。昧主客之流衍。五音皆有宜忌。胡可視為泛常。故五常政大論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設不知此。而犯之。如抱薪救火。因雪加霜。誤人誤已。而終身不悟者。良可慨矣。如不知日月。王註即以日月為解。然本篇所言者。原在色脈。故不知色脈。則心無參伍之妙。診無表裏之明。色脈不合者。孰當舍證。

以從脈緩急相碍者孰當先此而後彼理趣不明其妄孰甚此色脈之參合必不可少故云日月也又若不審逆從則有氣色之逆從如玉版要論曰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衛氣失常篇曰審察其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有四時脈息之逆從如平人氣象論曰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瘦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玉機真藏論曰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沉澁者命曰逆四時也有脈證之逆從如平人氣象論曰風熱而脈靜泄而脈血脈實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澁堅者皆難治命曰及四時也玉機真藏論曰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實堅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皆難治也有治法之逆從如至真要大

論曰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又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五常政大論曰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皆逆從之道醫所最當潛心者若不明四時脈證之逆從則不識死生之理而病必多失不明論治之逆從則必至妄投而絕人長命是乃所謂醫殺之耳此暮世之通弊也宜詳察之
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 既不能防於未然又不能察其見在 麤工兇兇以為可攻 心麤見淺鍼藥亂施也 麤工學不精而庸淺也兇
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兇好自用而孟浪也若輩者意其為實而攻之則假實未去而真虛至意其為熱而寒之則故熱未除而新寒起是不足

以治人而適。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

無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則。猶形之與影聲

之與應也。故察病之要道在深明色脉之

精微而不至惑亂。即明如日月之大法也。逆從

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也。標本不得舍本趨

末也。故致亡神失國而身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命。又可知也。○到倒同。此戒人以進德修業無路暮世之轍而因循自

棄也。去故者去其舊習之陋就新者進其日新

之功。新而又新則聖賢可以學至而得真人之道矣。帝曰余聞其要於夫

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

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

一之為道大矣。萬事萬物之原也。易曰天一生

水。堯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老子曰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

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孔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釋氏曰萬法歸一。莊子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至真要等論曰知其

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曰治之

極於一。其道皆同也。故人能得一則宇宙在乎

手。人能知一則萬化歸乎心。一者本也。因者所

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病者欲其靜而

無擾也。然後從容詢其情，委曲順其意。蓋必欲得其歡心，則問者不覺煩，病者不知厭。庶可悉其本末之因，而治無誤也。○愚按本篇前言治之要極，無失色脈。此言數問其情，以從其意。是亦邪氣藏府病形篇所謂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矣。與此意同。若必欲得其致病之本，非於三者而參合求之，終不能無失也。**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此結上文而言死生之大本也。天年篇曰：失神者死，得神者生。又本病論亦有此二句。見運氣類四十四俱當互考。

五過四德

素問疏五過論全○十八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閔閔，玄遠無窮之謂。深淵有底，故可測。浮雲無定，故莫知其際。六微旨大論亦有此數句。蓋此言醫道彼言天道也。見運氣類六。**聖人之術為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為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裁，度也。循經之循，因也。按循之循，察也。副，助也。醫辨賢愚，愚者誤多。故有五過。賢者道全，故有四德。王氏曰：雷公避德者，道之用。生之本，故不可不敬慎也。**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

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所對比類形名公自言雖能比

類形證名目然亦皆虛引經義而帝曰凡未診

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

脫管嘗貴後賤者其心屈辱神氣不伸雖不中

之所主邪而病生於內管者陰氣也管行脈中

脈日以竭故為脫管○中。去聲嘗富後貧名曰

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嘗富後貧者愛煎日切奉養日惡故其五

診之不在藏府不瘦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

藏之精日加消敗是為失精精失則心衰醫工氣衰則不運故為留聚而病有所并也

如前二病者求之內證則藏府無可憑求之外證則形軀無所據診者不明其故則未有不疑

而莫識其身體日減氣虛無精其病漸深則體為何病也

虛則精無以生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故也

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及其病深則真氣消索故曰無氣無氣則

怯而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精氣俱驚也

裏俱困故外耗於衛內奪於榮此其所以為深也

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雖曰良工而不能察此則不得其情焉知其本此過誤之

也○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飲食有膏粱藜藿之殊居

處有寒溫燥濕之異。因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常知變。必詳問而察之。

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樂則喜喜則氣緩苦則悲悲則氣消

故苦樂失常皆傷精氣甚至竭絕則形暴怒傷體毀沮沮壞也。樂音洛沮將魚切。

陰暴喜傷陽喜傷心。心藏神故傷陽。厥氣上行。

滿脉去形厥氣逆氣也。凡喜怒過度而傷其精於脉故滿脉精脫於中故去形。陰陽應象大論有此四句。見陰陽類。

愚醫治之一。陰

不知補寫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迺并此治

之二過也不明虛實故不知補寫不察所因故不知病情以致陰陽敗竭故精華日

脫陽脫者邪并於陰陰脫者邪并於陽故善

為脉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為工而不知

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比類比別例類也奇恒異

常也從容古經篇名蓋法在安詳靜察也凡善

診者必以比類相求故能因陰察陽因表察裏因

正察邪因此察彼是以奇恒異常之脉證皆自

從容之法而知之矣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其即比類之謂歟工不知

此何診之有此過誤之三也又示從容論曰脾

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

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詳疾病類九

論六類

論六類

四十一

貴賤常貧富常苦樂之義封君敗傷者追悔故
 已往及欲侯王者妄想將來皆致病之因
 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抑鬱不
 神內傷迷而不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
 達不亡不已也憂愁思慮則心肺俱傷氣血俱損
 痿躄為癱故為是病○躄音璧足不能行也醫
 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為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
 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戒不嚴則無以
 則無以動其神又其詞色外為柔弱而委隨從
 順任其好惡則未有不亂而至失其常者如是
 則病不能移其於醫也○凡診者必知終始有
 何有此過誤之四也

知餘緒切脉問名當合男女必知終始謂原其

餘緒謂察其本知其末也切其脉必問其名欲
 得其素履之詳也男女有陰陽之殊脉色有逆
 順之別故必辨男離絕苑結憂恐喜怒五藏空

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離者失其親
 所懷苑謂思慮抑鬱結謂深情難解憂則氣沉
 恐則氣怯喜則氣緩悲則氣逆凡此皆傷其內
 故令五藏空虛血氣離守醫當富大傷斬筋絕

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大傷謂其甚勞其甚苦也故
 傷之過也雖身體猶能復舊而行然其筋如斬脉如絕以耗
 令澤不息矣澤精液也息生長也故傷敗結

留薄歸陽膿積寒良

故舊也言舊之所傷有所敗結血氣留薄不散則鬱

而成熱歸於陽分故膿血蓄積令麤工治之入寒良交作也○吳君永切熱也

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

麤工不知寒熱

為膿積所生膿積以勞傷所致乃治以常法急刺陰陽奪而又奪以致血氣復傷故身體解散

四支轉筋則死日有期謂非醫不能明不問所

發唯言死日亦為麤工此治之五過也

但知死日而不知

知致死者由於施治之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

人事不明也

不通者不通於理也物理不通馬知人事以上五條所不可不知也

○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

紀陰陽氣候之變人身應之以為五藏六府雌

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

藏府有雌雄經絡有表裏刺灸砭石藥

各有所宜此藏象之不可不知也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

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

經道常道也

事則不知常道不能知常焉能知變人事有不齊品類有同異知之則隨方就圓因變而施此

人事之不可不知也審於部分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

副矣

八正八節之正氣也副稱也能察形色於分部則病之本始可知能察邪正於九候

則脉之順逆可據。明斯二者，診必稱矣。此色脉之不可不知也。○按本篇詳言五過，未明四德。而此四節一言天道，一言藏象，一言人事，一言脉色，即四德也。明此四者，醫道全矣。誠缺一不可也。

治病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 氣內者，氣之在內者也，即元氣也。凡治氣內者，當先求元氣之強弱。元氣既明，太在意見矣。求元氣之病而無所得，然後察其過之在表在裏，以治之。斯無誤也。此下五節亦皆四德內事。○愚按氣有外氣、天地之六氣也。有內氣、人身之元氣也。氣失其和，則為邪氣。氣得其和，則為正氣。亦曰真氣。但真氣所在，其義有三。曰上、中、下也。上者所受於天，以通呼吸者也。中者生於水穀，以養榮衛者也。下者氣化於精藏，於命門以為三焦之根本者也。故上有氣海，曰

膻中也。其治在肺。中有水穀氣血之海，曰中氣也。其治在脾胃。下有氣海，曰丹田也。其治在腎。人之所賴，惟此氣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帝曰：氣內為寶。此誠最重之辭。醫家最切之旨也。即如本篇始末所言及終始等篇，皆惓惓以精氣重虛為念。先聖惜人元氣，至意於此，可見奈何。今之醫家，但知見病治病，初不識人根本。凡天下之理，亦焉有根本受傷而能無敗者。伐絕生機，其誰之咎。所以余之治人，既察其邪，必觀其正。因而百不失一。存活無算。故於諸章之注，亦必以元氣為首務。實本諸此篇。非億見也。凡心存仁愛者，其母忽於是焉。○又真氣義見疾

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

此承上文而言。表裏陰陽經絡藏府皆有其不數不可失也。俞理周身俞穴之理也。殆危也。

知俞理五藏菀熱癰發六府之菀積也。不知俞穴之理，妄施刺灸，則

五藏菀積，其熱癰乃發於六府矣。是診病不審亦上文故傷敗結，留薄歸陽之義。

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若不詳加審察，必失經常中正

之道，故欲謹守治法者，在求經旨，以上經下經相明也。經即下文上經下經之謂。

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

橫行。上經下經，古經名也。病能論曰：上經者，言

氣之通天，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揆度，切

度之也。奇恒，言奇病也。五中，五內也。明堂，面鼻

部位也。終始，靈樞篇名也。凡診病者，能明上經

下經之理，以揆度陰陽，能察奇恒五中之色，而

決於明堂，能審脉候鍼刺之法，於終始等篇之

義，夫如是，則心通，一貫應用，不窮，且牛無全，萬

舉萬當，斯則高明無敵於天下，故可橫行矣。

四失素問微四失論○十九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

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明堂，王者南面，以朝諸侯，布政令之所，非前篇

明堂之謂，得失之意，言學力功用之何如也。

夫音 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

失者，願聞其事，解也。言依經受學，謂已十全，而

知所以願聞其事，之解說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

雜合邪智未及謂計慮之未周也言以雜合謂已無定見故雜合衆說而不能獨斷也
然則皆言十全者正以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

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循依

此言經絡之略誰不能知即循經受業之謂耳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

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既已循經受

十全者何也蓋道統之傳載由經籍圓通運用

妙出吾心使必欲按圖索驥則後先易轍未有

不失者矣故精神不能專一者以中無主而雜合也志意不分條理者以心不明而紛亂也外

內相失者以彼我之神不交心手之用不應也故特有疑惑致乎危殆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則循經受業診不知陰

徒讀父書奚益哉此過失之解也陰陽逆從之理脈

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也色證治無不賴之

不知此者惡足受師不卒妄作離術謬言為道

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受師不卒者學業未精苟且自是也妄作離術

者不明正道假借異端也謬言為道更名自功者侈口妄譴巧立名色以欺人也及有不宜砭

石而妄用者是不明鍼灸之理安得免於咎

知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

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

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適察其所便也坐處也察

貧富貴賤之常則情志勞佚可知察處之薄厚則奉養豐儉可知察形之寒溫則強弱堅脆受邪微甚可知察飲食之宜否則五味之損益用藥之寒熱可知凡此者使不能比別例類以求其詳則未免自亂矣明診病不問其始憂慮飲者固如是乎此三失也

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

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為麤所窮此治之

四失也

凡診病之道必先察其致病之因而後參合以脈則其陰陽虛實顯然自明使

不問其始是不求其本也又若憂患飲食之失節內因也起居之過度外因也或傷於毒不內

外因也不先察其因而卒持寸口自謂脈神無

待於問亦焉知真假逆從脈證原有不合倉卒

一診安能盡中病情心無定見故妄言作名誤

治傷生損德孰甚人已皆為所窮蓋麤疎不精

所致此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失則毀

譽之遠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

聞也容之葆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

自怨遺師其咎富守數據治之謂從容周詳也

謀韜藏也知周學富即從容之葆也若理數未

明而徒持寸口則五藏之脉且不能中又焉知

百病之所起是以動多過失乃始知自怨其無

知羞處方知藝不精今之人多有終身不知羞者果何如其人也○葆音保是故治

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市人多

也。不能循理焉能濟人。人亦不相信。如棄術於市。

言見棄於衆人也。然亦有妄施治。奈偶或一愈。

愚者不知為僥倖而忻然信為心得。嗚呼。窈窈

則未免以非為是。而後人踵其害矣。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

窈窈冥冥。道深玄也。孰當作孰。擬於天地言高

厚之無窮。配於四海言深廣之難測。見不可以

易言。汝不知道之諭。受以明為晦。不得其肯也。

失其肯則未免因辭害意。反因明訓而為晦。此醫家之大戒也。晦不明之謂。

辟療五疫

素問遺篇刺法論○二十一

黃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

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五疫。運疫癘之氣。詳見運氣類四十一。與此原出。同篇。所當互考。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謂欲禁不止。

其傳。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

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邪

干。疫癘乃天之邪氣。若吾身正氣內固。則邪不可干。故不相染也。天牝。鼻也。鼻受天之氣。故

曰天牝。老子謂之玄牝。是亦此義。氣自空虛而來。亦欲其自空虛而去。故曰避其毒氣。天牝從

來復得其往也。蓋以氣通於鼻，鼻連於腦，中流布諸經，令人相染矣。氣出於腦，謂嚏，或張鼻泄之，則邪從鼻出。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日為毒氣可令散也。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日為毒氣可令散也。吾之氣，壯吾之心，想心如日，即所以存之。吾之氣，壯吾之神，使邪氣不能犯也。欲將入於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心之所至，氣必至焉。故存想之則神有所注，而氣可至矣。左行於東，化作林木之狀，所以壯肝氣也。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所以壯肺氣也。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所以壯心氣也。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

所以壯腎氣也。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所以壯脾氣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煌煌，輝耀貌。天行疫癘，傳染最速，故當謹避之。如此。
 ○又一法於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舊註曰：去心，以水煎之。飲。
 ○又一法於雨水日後，三浴。二盞，吐之不疫。
 以藥泄汗。謂以祛邪散毒之藥煎湯三浴，以泄其汗也。
 ○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以金箔同研，同入合中外固了地。

一尺築地實不用爐不用藥制用火二十斤煨
 之也七日終常令火不斷候冷七日取次日日出合子
 埋藥地中七日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蜜
 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
 水下一丸和氣服十粒無疫干也合子即磁確之
屬順日研之謂左旋也。○按此遺篇之言乃出
 後人增附法非由古未足深信患有避疫法在
 陰陽類首章
 所當并察

類經十一卷終

